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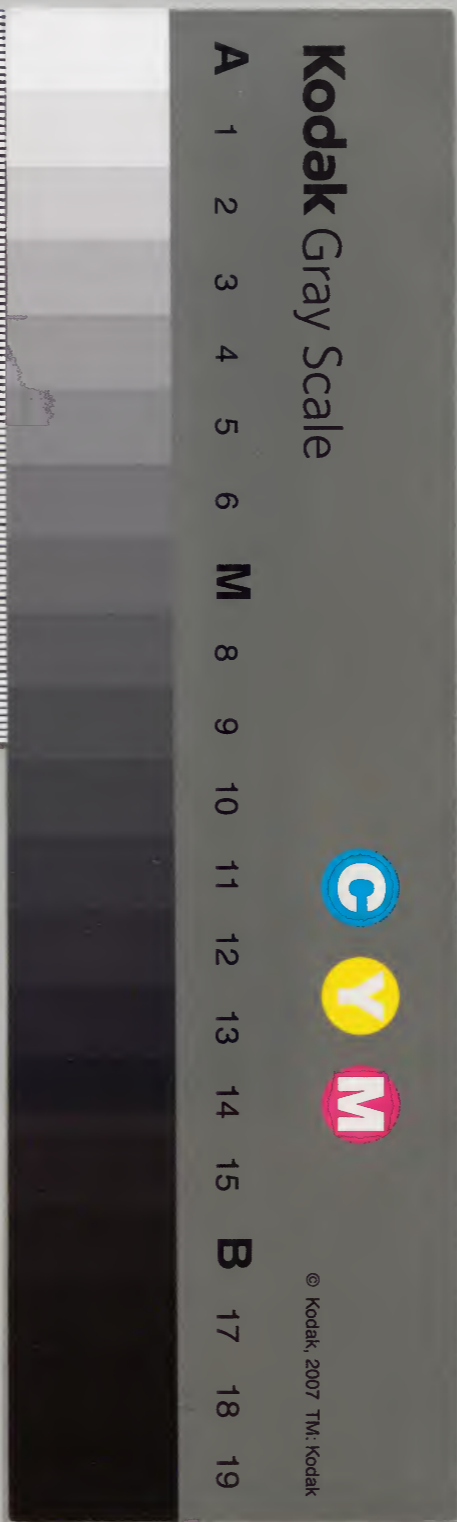
漢書

六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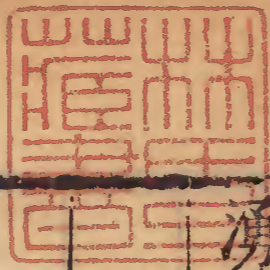
二	九	二	漢
〇	二	〇	書
冊	函	號	類

三	二	漢
〇	八	書
七	二	類
一	〇	
九	〇	
架	冊	號

31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20
冊數	20 (5)
函號	307 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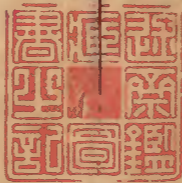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六



祖陵

朱巷

淺草文庫



陵像

陵戸

九陵

陵祭

壽陵

把滑

少昊陵

堯陵

古陵廟

拜陵

伐墓栢

舅家移塋

土窰

彭祖舉柩

古墓 九

譙周墓

駱賓王塚祀 二則

墓記銘 二則

大保墓石

掩墓

壙對

耻志文

築墓除妖

祭墓

墓旁神鼎

墓盜

冥婚

壽槨

墓之吉凶 二則

不會葬

方相

美道刊誌

誌墓無愧

溢美

大范志銘

樓啟墓志

墩 三則

橋 八則

建橋改隄

大隄

隄利

湧幢小品卷之六

湖上朱國禎輯

祖陵

洪武初年間迷失祖陵未知先陵厝所遣官於
 泗洲城西相河壩歲時望祭十七年有朱貴者先
 充龍驤衛小旗泗州盱眙縣招賢鄉人年少回家
 祭祖賫捧祖陵家圖親赴高皇御前畫圖貼
 說識認宗室相同因願守祖宗根本高皇大
 喜除授署令後改爲奉祀賜貴田宅鈔幣等物令

世襲主奉祭祀其陵廟尚用黑瓦至宣德中年始
易以黃

朱巷

高皇系出句容歷世墓皆在朱家巷既遷江北

熙祖葬泗州爲祖陵仁祖葬鍾離爲皇陵

上都金陵之癸卯追封立石句容上自爲文題曰

朱氏世德之碑實宋龍鳳九年事既卽大位刻石

于臨濠之陵并祭四代祖考既得泗州圖帖立

爲祖陵則并祭德祖懿祖而句容碑墓俱

停至嘉靖十一年縣人都御史王疇上言其地祖

跡明載天潢玉牒聖祖碑文中乞加崇封遂

命南京禮部侍郎崔銑巡撫都御史夏邦謨巡按

御史劉良卿提學御史馮天馭勘上自句容縣西

門出行十一里過二小山地名通德鄉有一土穴

樹根在內原係櫟木四枝屈曲向上枝頭各有五

指鄉人異之呼爲龍爪今枯朽惟有穴西田一段

各衆稱卽朱巷故址量丈尺得地五畝見今民楊

春爲業自巷基西行一百五丈斜坡土脊一段株

木一顆木下一窆故老相傳 朱皇帝家墳量丈
尺得地三畝遍生荆棘並無丘壠石碑西北古廟
一所壁畫神像并書句容朱安八字樣石香爐上
刻朱郡社二十八戶置凡七十六字總是一片荒
坡 上曰既無實跡且罷

陵像

孝陵神道可十餘里循山而下稍稍紆曲石像十八
對皆有臺想 孝慈皇后葬時都已製成 天壽
山神道長亦如之徑直有上下龍鳳橋各一蓋水

自塞外南注折 東穿過神道局面寬廣完美真
大地也石像宣德中始製 世宗時神道始石砌
諸像并護以石臺蓋 文皇雖營 壽陵墓
仁孝皇后而其時屢出塞逐虜重以南征軍興勞費
不可言又建兩宮改築 三殿其時物力大匱無
暇及此裝飾工程也

陵戶

祖陵灑掃戶二百九十三無禮生 皇陵則三千三
百四十二戶禮生二十四親親之殺如此自

孝陵而下各設軍衛則五千五百然猶未及漢立縣之盛也

九陵

天壽山九陵 長陵居中惟 景陵居左 獻陵 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皆在右 永陵又在 景陵之左是左二而右五矣 泰陵臨溪水直流 二十里制又卑隘傷哉傷哉當時大臣不得辭其 責 康陵中斷豈盡人事亦若天人之窮乃 昭 陵在 各陵之右 壽陵又在其下未知形勢何

如今曰 定陵

陵祭

太祖得濠州自往致祭禮用總麻特製麤布白纓衫 經此總加重恐改葬洩靈氣培土加封 文皇入 金川門先謁 孝陵方卽位凡忌辰 上率百官 親祭至騎行不用其法駕既遷北京 皇太子親 祭宣德中留駙馬顯職祀事 長陵復土 宣宗 自祭間遣親王或改駙馬以後南改魏公庭臣皆 陪北則兼用勳戚庭臣分陪此辟如人家上墳子

孫那得憇然南京隔遠無如之何天壽山相近
天子歲一親行可也
宣宗奉皇太后謁二陵歸見畊者親下馬問之
親舉耒耜者三因錄其語示蹇夏諸大臣其文曰庚
戌春暮謁二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傍耕者
俛而耕不仰以視不輟而休召而問焉曰何若是
大之勤哉跽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
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獲三者皆用勤也
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曰冬

其遂逸乎曰冬然後執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
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曷不易爾
業爲士爲工爲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
農以及於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
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
走負販不出二三百里遠或一月近十日而返其
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
闔室失意戚戚而憂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
二焉我業是農苟無水旱之虞而能勤焉歲入厚

者可以給二歲溫飽薄者一歲可不憂且日暮不
失父母妻子之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
嘉賜之食既又問曰若平居所覩惟知賈之勤乎
抑尚有他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於
縣竊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
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升遷去久矣蓋
至於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廳事
日昃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
民亦覩之如塗人此我所目覩其他不能知也朕

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蓋周公
所陳無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記其語

國朝謁陵親祭自英宗正統後五朝不復舉蓋百
二十年矣至世宗乃克親行穆宗一行神
宗亦如之又以壽工親往者三

壽陵

嘉靖五年世宗既奉章聖皇太后謁廟禮
成十五年三月議興壽工三月丙子又奉皇太
后率皇后謁陵發京師次玄福宮上戴龍

威冠絳紗袍躬被橐鞬乘龍馬韎韐護行晡次沙河次口駕發入紅門至行宮召諭大臣曰此處一帶居民鮮少田地荒落七陵在此如何守護對以量移富民上不可再對添設一總兵南衛京師北衛七陵寢允之已謁長陵獻陵

景陵從致仕官駱用卿之言定壽域於十八道嶺易名曰陽翠庚辰遍謁諸陵壬午至沙河勅諭昌平官生父老免今年糧稅三分之一二年六十者布帛二匹酒十斤七十以上倍生徒給燈油八十

斤遂幸西山既夕至玉泉亭祭未由青龍橋奉

皇太后登舟遊西湖至高梁橋入阜城門四月十

九日上覆詣七陵告興工往返凡十日

神皇壽宮在大峪山下先擇廷臣中明堪輿者大宗

伯徐學謨舉南尚書陳道基通政叅議梁子琦聽

補僉事胡宥以往子琦擇獻七處皆以山崖不當

上意後命再卜陳胡已去而禮部惡梁躁競不用改

卜大峪梁憤宗伯及閣臣上彈文二三御史和之

卒不勝而止然世廟曾欲葬章聖太后於此

而曰大峪空淒不如純山完美其出自世宗聖明自斷耶抑有術者指之耶聖壽萬年地必上吉紛紛者何爲

又壽宮皆種栝子松或曰申文定阿上意遣其姻工部卽徐泰時往取考之陽翠嶺興工亦采此松蒙遣者皇甫百泉亦蘇州人也

把滑

水東日記云太宗皇帝初營天壽山命皇太子偕漢趙二王暨皇太孫往視之過沙

河凍王請却步輦就行仁廟素苦足疾中官翼之猶或時失足漢顧趙曰前人夫脚後人把滑宣廟卽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哩漢回顧怒目者久之此則雖由一時而後來武定州事已兆於此矣

永樂五年皇后崩未卜陵地六年如北京皇太子在應天監國次年相黃土山最吉定名天壽十一年上巳南還命漢王奉皇后梓宮渡江安葬號曰長陵久之漢王固請還京有異謀十

三年太宗刺知狀徙王安樂尋北狩數出塞仍
太子監國太孫從行監北京從出塞者一久之
太孫亦還京至十八年三殿兩宮成決意定都始
召太子太孫竝會北京受朝由是觀之六年
定天壽山之後十八年大會之前仁宗未嘗一
日在順天也沙河把滑之語攷其時來仁宗以太
孫與漢王了不相及

少昊陵

在曲阜縣東北八里陵前有石壇石像有石碑四

高廣各二十餘尺龜趺亦長二十尺其上無字蓋
宋時所造碑成未鐫金兵至遂寢亦奇踪也史記
少昊葬雲陽顏師古註云雲陽山名在曲阜今陵
在平地無山形陵前又有大石方廣丈許舊爲土
壅嘉靖末水汎始出其文云奉勅修僊源縣景靈
宮太極觀於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一日奉安聖祖
遂爲大帝立石聖像蓋宋真宗時所建老氏之宮
也

堯陵

在曹州東北五十里舊雷澤城西陵高四丈五尺廣二十餘丈陵上有廟俗謂之堯王寺是也皇覽云堯冢在濟陰城陽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皇甫謐云穀林卽城陽也水經註云城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皆立廟四周有水潭而不流水澤通泉泉不耗竭大饒魚鼈不敢采捕前列數碑枯柏數株檀檜成林二陵南北列馳道徑通皆以磚砌之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有中山夫人祠堯妃也石壁階墀仍舊長檉聯陰扶蘇

里餘自漢迄晉二千石及丞尉多刊石述序云宋神宗熙寧元年七月知濮州韓鐸上狀請勅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戶免其租稅俾奉洒掃詔給守陵五戶弘治五年曹州學正濮琰又以為言且云元至正間為水所沒水去又闢為僧寺成化初撤寺為祀尋廢無以昭祀典下所司知之禮部尚書耿裕移文欲改正祀典已而不果歐陽修集載濟陰堯祠碑云帝堯者蓋昔之聖主也又曰聖漢龍興纂堯之緒祠以上犧至于王莽絕漢之業而壇

場夷替屏懾無位大抵文字磨滅字雖可見而不復成文其後有云李樹連理生于堯塚太守河南張寵到官始初出錢二千敬致禮祠其餘不能讀碑後有年月蓋熹平四年所建又載堯祠祈雨碑云云

古陵廟

帝王陵寢自神農而上不可考其餘皆有異同黃帝之葬皇覽云在上郡陽周之橋山括地志云黃帝陵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山

州志云平谷縣漁子山上有大冢舊傳為軒轅黃

帝陵上有黃帝廟 封禪書有黃帝采首山銅鑄

鼎於荆山下鼎成龍髯之說 魏地形志趙興郡

陽周縣橋山有黃帝冢襄樂郡膚施縣有黃帝祠

少昊陵已見前說而遁甲開山圖云雲陽今長

沙茶陵露水鄉攸縣界是也其地葬處生鐵成墳

顓頊葬頓丘在濮陽城門外廣陽里 崔鴻前

奏錄云顓頊帝葬廣陽下不及泉 九域志云順安

高陽縣有顓頊陵縣故隸瀛而臨河濮陽地相出

入故臨河東九里有顓帝廟 帝嚳亦葬頓丘

皇覽云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

山海經云帝嚳葬狄山之陰帝堯葬其陽郭景

純注云聖人久於其位仁化廣及俎亾之後四海

若喪考妣各自起土為冢祭醊哭泣是以所在有

墓 元和志云頓丘 北三十五里有秋山縣北

三十里有帝嚳墓 世記云嚳葬濮陽頓丘廣陽

里 堯葬見前 帝舜之葬孟子云舜生於諸馮

遷於負夏卒於鳴條 竹書云陟於鳴條 尚書

書陟方乃死 墨子云舜西放乎七戎道死南紀

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

乘之 呂覽云舜葬紀市不變其肆 路史云諸

馮即春秋之諸浮冀州地也鳴條在河中府安邑

有舜墓有紀市鳴條陌去紀市才兩舍蒼梧之葬

漢儒所傳非其實也 禮檀弓曰舜葬蒼梧之野

史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

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皇覽云舜冢在

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 王孫謀埤曰象

封有鼻實在蒼梧九疑之間亦嘗僭稱虞帝故始
興有鼻天子墓後世譌爲虞舜所葬故有蒼梧之
說孟子鳴條一言足爲破的

漢唐之陵多在陝西易攷大約多西南向前宋在
河南府後宋在會稽取玄空五行天水納音皆北
向湖有趙王墳蓋沂王濟王之類六朝五代俱在
秣陵 孝陵一建皆統入圍中矣

拜陵

臣下拜陵始于晉王導自以元帝睽同布衣匪惟

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感由是下詔
羣臣遵行

伐墓栢

唐肅宗時韋陟爲吏部尚書宗人伐墓栢坐不教
下遷不知借事去之乎抑唐有此律令也今大族
墓木每被不肖子孫砍伐販賣族中顯貴者不敢
呵止則添設此例未爲不可

舅家移塋

近時重陰陽堪輿家凡圖墓多從舊塋睥睨余淺

不以爲然多避去暇中閱唐李義琰傳改葬其先
使舅家移塋而兆其所高宗聞怒曰是人不可使
秉政高宗懦主乃能如是想亦心慈有不忍也然
義琰頗清儉鯁切而亦爲此何與

土窰

梁豫之郊多帝王陵及卿相塚塚小者猶延里許
俗善伐塚有敗者剗其門洞而居卽稱窰其穴山
壁棲者亦如之

彭祖舉柩

商彭祖卒於夏六月三日其舉柩日社兒等六十
人皆凍死就葬於西山其六十墓至今猶在號
曰社兒墩又墓前有薤林春不種而生秋不收而
枯或人妄加耕鋤墓旁則雷雨大作

古墓

延安府甘泉縣西六十里有薄姬塚高丈餘老松
古柏蒼鬱相映人不敢犯
越王趙佗墓山在南海南自雞籠岡北至天井連
岡接嶺佗葬輜車四出棺崩無定處吳黃武中交

州從事吳瑜訪佗墓莫能得獨得王嬰齊墓珠襦
玉匣玉璽金印三十六銅劍三爛若龍文悉螭玉
押金飾後瑜携劍經贛上飛入江水

漢太史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芝川鎮前有祠見
存司馬遷世家龍門芝川去龍門祇隔黃河

荆軻墓在郟陽縣東數十里臨川伍福題詩曰荒
村古廟祀荆軻立馬斜陽感慨多可惜壯心爲國
許堪嗟七首奈秦何九泉已負燕丹死千載空悲
易水歌落葉滿庭香火冷顏垣寂寞翳煙蘿

四明倪公凍爲南兵郎過景州輿中假寐見萬隊
雲屯前一金甲將軍若相迎狀詢爲誰曰周亞夫
也旣出北門驟雨停一敗廟中卽亞夫廟也輿中
拈一舊帙復得亞夫傳心異之復少寢則見夢且
揖曰吾室苦爲牧豎所穢得一掃除可乎夜次獻
縣爲邑令趙完璧言之明日詢之有古篠地則周
墓在焉因新其廟立主懸扁禁樵采此萬曆戊子
年事趙後爲太常寺少卿倪淮安太守

李克齊遂爲衢州太守廳有叢塚相傳爲郭璞墓

發之不利於守公日出攻之地豈丘壠可棲且景
純不歿於此竟發之得石筍二乃唐刺史李郛所
樹者訛傳云

南宋劉錡之墓在臯亭山北小嶺下東向石獸石
橋偉壯俱存土稱劉太師墳旁有菴當是守墓者
土人云掘下二尺皆磚甚堅可用墓已穿掘前後
皆穴巨石露角余言於縣令塞之錡之忠勇在韓
岳下秦檜之黨欲斬錡以謝金晚年用兵不得志
嘔血以死可憐也

宋張十五者園中有古墓張因貧發取其物夜聞
語云有少物幾被劫去張次日又畢取銅鏡諸物
遂病瘧毒日號呼曰殺人竟以死萬曆乙未烏鎮
夏司寇建宅傍有舊墓發而棄之子女殞者七人
余鎮人遷一墓有蜂飛出螫其臂潰爲瘡大僅如
豆中有人聲若呼名而詈者竟死
夏英公好術數於洛中得善地迨其葬時其子龍
圖安期已貴顯當開營域不自督促委之幹者其
地乃古一侍中葬穴也故擲碑刻具在諱不以白

取棺於旁近埋之葬未幾而龍圖死其婦挈貲財
數萬改適次弟又得罪廢焉

譙周墓

四川南充縣署有譙周墓自晉以來無敢動者嘉
靖中太守袁光翰徙之爾後縣中頻見緋衣貴人
出入縣尹至者輒不利往往遷他所避之隆慶戊
辰南城吳鑑以進士任縣令獨不避下車之日妻
張暴卒未幾母張又為姪所殺疑是其子筭而斃
之遂被劾去

駱賓王塚祀

正德九年曹某者鑿龍池於海門城東黃泥口忽
得古塚題石曰駱賓王之墓啓棺見一人衣冠如
新少頃卽滅曹驚訝隨封以土取其石而歸籍籍
聞諸人有欲覺之者曹懼乃碎其石嘗考賓王本
傳大明中與李敬業共謀起義兵於廣陵不捷而
遁通近廣陵而且僻此豈其証歟然世所傳謂其
落髮徧遊諸名山今章服儼然何也豈嗣聖物革
後宥而弗罪復逃於釋耶抑人憐其才故厚其葬

而然耶

萬曆丙戌祀駱賓王於金華之鄉賢祠蓋吾師蘇
紫溪先生以督學批行而胡元瑞請之也元瑞嘗
謂史第知狄梁公宋廣平而不知賓王故力以請
又欲祀劉孝標不果

墓記銘

文正書院祀希文而下世遴一人統司之曰主奉
第十三世孫從規易建石表又以文正忠宣而下
累世宅兆在洛者久缺封掃請於官求自任省至

萬安山尹樊里省奠封掃如儀自魏公祔葬諸冢
遺封故存獨忠宣之兆越五里至則無所見問知
為屯戍所平久矣因望祭悲號削藁蔓披砂礫肆
蒐不得乃禱於空跽泣連數日天忽大雨三日夜
雨止滌土去深三尺餘露斷碣數尺題曰宋丞相
范忠宣公之墓大驚喜亟白於守禦分閫官始按
圖譜加封樹作墉屋辨址界正神道植望獸以表
之勒石記事

宋時熊博為建州刺史寓治建陽嘗乘舟江上見

山岸崩墜處有棺將墜博使人往視之則有銘焉
其辭曰筮卦吉龜卦凶三十年後洪水衝欲陷不
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年後遇熊博博
感歎為移葬他里博後仕至工部尚書

景定四年王益為蘄州按撫使元兵至遷城于麟
山得古墓中石銘云本有千年地姑借五百年感
謝王刺史移我過西園

太保墓石

劉太保秉忠祖康懿公弟秉恕墓俱在那臺縣治

西南先賢村嘉靖年間為盜所發內有石刻云為
盜者李淮事聞於府捕得治罪劉兄弟精數學故
前知如此

掩墓

周濟洛陽人母喪躬自營葬域見良方多磚公曰
此必古者不封之墓即掩之因增土數尺是夜夢
一老人衣冠甚偉揖謝曰感公修吾宅問其名乖
崖也既覺悟曰乖崖乃張詠之號已而考之實葬
其地濟以御史巡西蜀威州土官董敏王允讐殺

累年勅濟率方鎮兵數千至其境曰撫之不服加
兵未晚令人齎榜往允沉吟書囿字於榜尾令持
還衆不解其意濟曰此非無見囿者誘禽鳥之媒
也意謂誘而殺之耳復釋此意示以誠信允大驚
曰非凡御史也卽投服以馬數十令子弟入貢贖
罪敏亦愧服一方遂安

壙對

吳明卿自作生穴。旁爲祠題其柱曰陶元亮屬自
祭之文知生知死劉伯倫荷隨行之鍾且醉且醒
明年登七十四方賀者履不絕於戶時語二子事
小定且自爲誌無何遂卒

耻志文

張嘉孚渭南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副使有清名
將卒謂子孫曰世人生但識幾字死卽有一部遺
文生但餘幾錢死卽有一片志文吾耻之否德不
足辱明公筆自題姓名官位家世歲月紀諸石爾
蓋先達有行之者子孫必遵吾言不則爲不孝所
著述焚草草任散佚戒勿收故無得而稱焉致

仕家居終日不去書晚好易事多先覺秘不語人
常曰不須名位不用身後之譽表緩是吾師也署
其庭曰四十餘年策名却悔紅塵浪度七旬暮齒
學易幾能黃髮無愆年七十九卒子衮舉人孫國
縉進士
張惠德州人少以孝義稱祖塋去家五里洪武初
遭兵燹被竈暴露累年惑于術士未曾修葺時公
尚幼永樂十二年中鄉舉歸卽謂族人曰祖墓荆

榛歲久爲子孫者安可坐視不用術士不擇日期
以一身任其吉凶冬月跣足披髮如初喪授都察
院司務至南禮部尚書每過里謁宣聖畢必至祖
塋親操鋤鋏增築墳壠日晡方回親戚隣里就塋
所一會不于私家宴樂每日飲食皆在墳所亦無
桌撓就地而食嘗泣而言曰吾祖宗在於地下吾
安忍肥甘華美爲已樂哉巡按雲南有御史張善
福建人病於池州親往視留治湯藥日晚散步門
僕曰此處有妖蛇來時如風聲公曰來卽報知門

僕有懼色責治之他日報曰來矣自挾弓矢至堦下望蛇連發數箭箭盡而蛇不下令隸取蓆于樹下焚之良久蛇墜樹聲如倒牆公曰官得其人妖不為害今縣有妖蛇必非良吏也召縣官答之過沅陵見居民延燒數百家皆云有惡鳥啣火即為文檄城隍神責之翌日惡鳥死於江

祭墓

謝枋得過辛棄疾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於堂上若鳴其不平者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近寢室愈悲一寺人驚以為神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

墓旁神鼎

博大山在番禺東山有盧循母檀氏墓東南有盧瘳循浮海與吳隱之戰立烽堠處山下溪有神鼎唐劉道錫刺廣州遣人係鼎耳出鼎耳斷鼎沒劉及執綆者耳盡痛

墓盜

鄞有猾盜詹棟尸者善發古墓事覺繫獄以玉碗

二黃金數錠賂邑紳包澤求解包曰此爲盜物無疑當不待教而誅者亟言於當道寘之法其禍少息近日徽州亦有此事以皮爲帳鑽土入墓骨黃者吉卽易骸而葬白者凶黑大凶後皆伏法包有剛介聲歷宦稱閻羅包老云
冥婚
曹操愛子蒼舒死聘甄氏死女合葬冥婚之說所自起近時葉臺山少師女死女故字林給事梓子子亦死迎而合[○]交[○]千古事必有對者

壽槨

南唐沈彬有詩名保大中以尚書郎致仕寄居高安嘗荷杖郊原手植一樹於平野間裴徊不能去戒諸子曰異日葬吾此地違之者非吾子也居數年卒伐樹掘土丈餘得一石槨工用精妙光潔可鑑蓋上刊八篆字云天成二年壽槨一所乃舉棺就而葬之

墓之凶吉

蔡端明言地理家說無了期近世魏元履葬于平

坡地深三丈六尺梯而下棺蔡季通所卜也既而元履之後遂絕古人所以行營高燥者高則遠人燥則避風魏公之葬無乃太卑濕乎

李閣學九我自其祖原兄弟二支一多子孫文且貴一最衰落疑祖墳有利有不利也發而改葬其尸半存半毀若有盼者未幾閣學亦卒余友蔡五岳憲副乃其門生為泉州太守所親見館友李碧海亦言其家一支多至百餘丁皆聰明讀書顯貴一僅十餘人駸不識字

不會葬

祠土題主執事者皆東向迎東方生氣也泰和曾姓者請二秀才行禮一為楊廷策一郭應鳳行禮歸未旬日策鳳俱亾豈未明於東向之禮耶邵康節不會葬其亦有見於此與

方相

近年諸大臣出葬其威儀可謂極盛然有一欠事凡方相辟路自四品以上皆四目以余所見止二目蓋細事初不經懷也

羨道刊誌

墓誌銘藏于壙內惟裴子野卒宋湘東王作銘藏矣邵陵王又作誌埋于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

誌墓無愧

楊慈湖之父廷顯字時發少時嘗自視無過視人有過一日忽自念曰豈其人有過而吾獨無過乎于是自省即得一過旋又得二三已而紛然乃大恐懼痛懲力改或至泣下象山陸九淵為之墓碣嘗曰志墓非古而銘多溢辭惟于公無愧云

溢美

楊惟立作許某誌銘兄鏡川守陳書曰誌銘之言多溢美吾弟此作蓋眩于誌銘之言也後有覽者尚論其世難乎免于君子之誅矣惟立者楊公守隨也

大范志銘

大范老子忠獻公雍壓于小范老子文正公仲淹然大范亦何可易及臨歿索誌銘于小范稱曰發身如班定遠籌邊如馬伏波又曰維侯之德柔文

剛武攘彼戎寇禦彼菑害蓋忠獻能文而以武職
起家故云戎人稱知州爲老子

大梁樓啓墓志

天順七年會場之火大風士焚死者百有十六人
鄆人樓啓者與焉先期楊晉菴守陳夢有人求樓
志銘者心異之後果如夢

蘇州葑門內有土阜對峙水中雖巨浸弗沒號曰浮墩相傳此地昔有雙松參天建炎狄難潰兵欲伐之隕石如雨乃止今放生池卽其地

廣信府城中東北隅有萬松墩隆基而圓土膏沃
衍前左介兩學間舊傳爲周瑜故宅

新安有篁墩以多竹名程氏始祖賜第廟食處也

黃巢經其地與已同姓者俱不殺民懼其戕害改

爲黃公墩成化間襄毅公貴考圖謀詢故老惡其
以忠臣故第辱于逆賊乃復舊名子敏政因自號

遂顯于時云

橋

嘉靖三十二年春方士陶仲文奏濟南府齊河縣
有道士張演昇建大清橋臣已募銀一萬三千兩
助功近聞濬河得龍骨一重十斤又突出石沙一
脉長數丈若有神助迄今尚未報完乞損內帑以
終大工上令給銀一萬四千兩
琉璃河建橋乃嘉靖二十年事費各處帑銀三十
餘萬兩欽助又九萬三千餘兩胡良河建橋并
橋乃神廟二年事慈寧宮發銀一萬
五千兩欽發又五萬兩盧溝橋建于先朝後時
加修築比琉璃橋費又且十倍多矣

蔡忠惠初洛陽橋橫互江中撰時揆日畫基所向
鏃趾所立皆豫移檄江神神得其吉告之至鑿石
伐木激浪以漲舟懸機以弦絳每有危險神則來
相趾石所累蠟輒封之至今泉州人能言而公自
作橋記直言丈尺費金錢成數與年月時日首尾
不及百字噫若在今日不知許多誇張并及神異
夢寐已

俗本傳端明造橋移檄海神一卒應募得醋字而

還解曰酉月廿八日此事亦奇然實國朝蔡錫之
事端明既有神助建此橋後復圯錫以泉州知府
修之發石有刻文云石頭腐爛蔡公再來遂改名
萬安云錫字廷予鄞縣人官大理卿有清操兩事
合爲一前後二蔡殆其再世乎
石橋易敗易以木而得久者我明姜昂之于瀍水
也昂太倉人木橋易敗易以石而得久者唐李昭德之
于洛陽也累石爲柱銳其前殺水濤不爲怒亦昭
德也

吳江長橋乃慶曆三年尉王廷堅所造錢公輔有
記

趙州石橋成唐大足間默啜破定州南奔石橋馬
伏地不進見橋上青龍猙獰奮怒虜恐遁去
天橋在雲南府城南三十五里觀音大士鑿洞山
骨使洱河水下趨處也初未鑿時蒼洱之間水據
十之七鑿後水存十之三矣古人謂之石河下斷
上連絕壑深壑石梁跨之憑虛陵空可度一人故
名天橋橋邊激水濺珠宛如梅樹人呼曰不謝梅

亦奇觀也橋之北有沓嶂又名一線天水故道也石有古色可吹洞簫

建橋改隄

濟寧州濟水會洗沂泗之水皆循大清河故道舊未有橋成化中工部郎畢瑜貴溪人創為橋勝曰濟川落成之日長子生遂以名弘治壬戌進士翰林編修又一日夢緋衣絳幘者稱宋邢魁曰公隄大逼吾宮將為行路奈何亟索堤傍志石丹書炳然改築隄封其故墓為文以祭匝歲復見夢曰願

為公後以報詰朝生子為濟時正德辛未進士亦工部郎孫三才與余同年己丑進士御史少卿有

名

大隄

自鄖陽而下盡于黃州皆為雲夢又曰夢澤在在有隄襄陽大隄曲所以咏也余親行其上回復如岡如陵真是偉觀蓋因漢水時時泛溢為此障之亦如我嘉湖之有圩有圩而浙東萬山中尤多想自神禹治水後帝王則為地方計人民則為室家

耕作計悉其財力不計時不計勞苦卽迂公之鑿
山精衛之填海亦無以過雖云人力亦天意神明
所相黃河之隄莫壯于開封余亦親行攷宋初黃
河尚在滑州相去三百里漸決遂直抵開封城下
國初幾欲遷王府隄之所以益固也近日祖其說治
運河有長隄遙隄縷隄等名其費不貲而衝決如
故看來襄陽開封二府之隄紆曲堅壯制度絕佳
其妙處全在紆曲因水勢旣猛隄若徑直全當其
鋒勢必不支惟紆曲則若迎若避迎以抵之避以
殺之今之橋堵亦用此法卽宋藝祖剪紙圈筆
城之意乃若運河之隄勢必不能紆曲又卑薄太
甚如何禦水卽堅壯亦止禦得散漫之水如何禦
得衝決之水余行蕭縣一帶見河水溜處其身如
缸其頭如龍霍霍望鬆土鑽入甚迅且勁拗若乘
墩俯若奔壑岸崩頃刻數十丈霆震電掣鐵石也
靡隄于何有惟度其勢之所至豫設掃以待可以
徐徐幹轉

隄利

隄之功莫利于下鄉之田余家湖邊看來洪荒時
一派都是蘆葦之灘却天地氣機節宣有深有淺
有斷有續中間條理原自井井明農者因勢利道
大者隄小者塘畝以埂分爲塍久之皆成沃壤今
吳江人往往用此法力耕以致富厚余日所經見
二十里內有起白手致萬金者兩家此水利築隄
所以當講也然尤莫利于上鄉之田辛丑余南歸
經磁州遍野皆有水溝深不盈二三寸濶可徑尺
縱橫曲折隨地各因其便輿馬可跨而過禾黍蔚

然異之問輿夫水何自來遙指西山曰此泉源也

又問泉那得平流則先任知州劉徵國從泉下築
隄障之高丈許隄高泉與俱高因地引而下大約
高一尺可灌十里一州遂爲樂土又余同門李太
華有實爲漢中太守築隄亘十里灌田萬頃黃昭
素有記甚詳此興水利之良法也匪獨阡陌卽漕
河之重若非從白老人築戴家壩挽水歸之南旺
其得南北通流濟二百餘年軍國之用乎徐孺東
開水利不依山尋有源之水而于京東平洋之地

上靠天時下靠人力最下又靠器具勞而無功反
招怨謗亦固其所今聞涿州開水田數萬畝想必
用劉李二公之法劉鄉科官至太守李陞副使考
察致仕大約以任氣失官要之漢中之功當世世
尸祝而昭素之記必傳則李亦可以不朽矣

莫春幾望

林銜閔完

湧幢小品卷之六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七

開科

御製策問

試錄

試額

題石建坊

策題

殿試改期

請改試期

二則

兵科瀛洲真像

會場支費

會試搜檢

密探狀元

元會

詞讖

竝賜袍帶

倫氏之盛

御筆再改

失中三元

易水生

父子解元

西解元

試官 二則

京考

迴避

制科盛際

小座主

考試得人 九則

傳臚之謬

進士回籍

忠愍名次

遼陽試士

減補坊銀

京尹黜卷

名先狀元卷

蜀中鼎甲

聞中定命 三則

擬題訣文

傳題

覆試得釋

場後口語

代筆

斷么絕六 二則

嚼筆

常服入試

各省監臨 二則

文武宴 四則

試院 二則

恩貢

武試

進士中制

焚私書 二則

王老陳少

宋制科

馮京

陳氏兄弟

蔡傳進士

進士書榜首

鴈塔

二則

湧幢小品卷之七

湖上朱國禎輯

開科

洪武四年乃開科之首其序文只曰紀錄題辭知
 貢舉官二人忠勤伯右丞相汪廣洋左丞相胡惟
 庸時已尚左而右居先者以封伯故也主文官二
 人禮部尚書陶凱前翰林侍讀學士潘廷堅考試
 官四人侍讀學士詹同司業宋濂吏部員外郎原
 本前貢士鮑恂場中先經後書書只孟子疑一篇

二場論詔誥表各一篇無判三場策一篇錄中都
無程文想規制未定向爾草草至十八年始犁然
大備矣

御製策問

洪武十八年乙丑會試第一鄧奇偉

一日字子才

衡州安仁人 高皇親製策問中云有能者或面
從志異有德者或無所建明中林下士寡廉鮮耻
此三語曲盡其妙誰人到得殿試丁顯第一奇偉
次之者授修撰二甲馬京為編修吳文為檢討三
甲危巘為紀善楊靖為吏科庶吉士蹇瑑為中書
舍人餘觀政諸司瑑後改名為義黃子澄練子寧
皆是科所中

試錄

禮部所存 國初會試錄止洪武四年一本自十
八年至三十年皆缺想建文諸臣死難者多係是
科以後進士故盡毀之 文皇震怒為此不必言
三場無一字之留何耶西楊原由徵辟歷 仁
宣 英三朝皆為首揆用事與東南楊諱言遜國

一節故爾濶略乃當時諸臣與草莽士皆無私錄固是法禁之嚴亦見風俗之樸嗟乎侯城錄一綫之存天意也

試額

弇洲雜編云洪武三年庚戌始開科鄉舉士就試者百二十三人中式者七十二人又云正德戊辰大學士王鏊尚書梁儲主會試相傳劉瑾以片紙書五十人姓名欲登第因開科額三百五十人

按洪武三年應天并各省開科取士明年正月令設科連試三年自後三年一舉洪武四年三月策貢士俞友仁等一百二十人賜吳伯宗以下及第是科試錄題辭出宋景濂之手中云先是京闈鄉試中式者七十二人未及貢南宮上皆採用有官御史者及是會試自河南而下行中書十有一俊秀咸集而高句麗之士與焉則入試者當亦五六百人矣此後多至四百七十餘人少則三十人永樂元年癸未補壬午鄉試次年甲申會試上問禮部尙書李至剛洪武取士之額至剛以實對命從其多者取四百七十二人此後多者三百五十人

少則九十五人。宣宗初卽位卽定省直取士之額會試所取不過百人南士十六北十四至正統七年始加爲一百五十人景泰二年三百人五年三百五十人天順元年復辟仍三百人四年一百五十人七年會場火改於八月三百人成化二年三百五十人五年二百五十人八年三百五十人十一年三百人十四年三百五十人十七年三百人二十三年三百五十人弘治三年三百人十五年始加爲四百人十八年三百人正德三年三百

五十人六年如之九年四百人十二年十五年又皆三百人嘉靖二年隆慶二年以首科皆四百人萬曆二年張太岳爲政止三百人

前辛未四百人太岳主考餘

則或三百或三百二十或三百五十雜編所言乃正德三年事此額先朝行之屢矣前二科爲四百始加之額要知此乃中制每間一科則依此數皆禮部題請而首揆主之其年李長沙爲政安得歸之試官且王文恪與逆瑾抗卒辭位去而肯瀾倒一至此乎傳聞之語原不足信又不考其時與人

而書之此卽祖唐人失囑單之說削去可也不則
後生小子傳以爲實文恪亦發笑地下謂蘇人輕
信輕寫弁洲亦作口業矣

題石建坊

任亨泰襄陽人父杜林從外家姓洪武二十一年
廷試太祖高皇帝親擢第一官修撰復命題名
於石建坊于門寵異之

此建坊之始要知各進士通行矣

尋請復

姓上以恩自在出勿聽殿試錄賜其妻姓曰朱
氏蓋母乃元烏古倫公主妻亦蒙古人故也都御

史陳鎬錄其末路大節甚詳官至禮部尚書子顯
宗孫春皆領鄉薦顯宗不樂仕進後以薦爲吏部
稽勳主事春西安府同知時余公子俊爲知府同
心協力丁內艱貧不能歸余爲齋發乃得行服闋
擢知府卒

策題

登科錄御製策題在永樂宣德至正統初年間
用行書想閣老親筆進呈因而發刻者具見君
臣一體與慎密不洩景象後皆付之中書官先一

夕傳出矣。又如宋朝誥勅亦當制者親筆故皆貴重且因之精於書法此甚得體寧口代王言而手反不代哉。國朝自洪武正韻一行遂有同文專職其制始廢不可復見。

殿試改期

舊制殿試在三月初一日謝恩在初六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發引改十五日至今仍之然初一日大促畢竟十五日爲妥此雖人事亦天意之相合也。

請改試期

三歲開科八月鄉試明年二月會試至元仁宗始定從李孟之請也。入國朝因之萬曆戊戌春闈喬御史璧星監試舉子重裘以進便於懷挾請改三月用單夾衣則宿弊可清李九我先生駁之曰如此則四月十五殿試儻日煖如何操筆又其甚者不暴殺舉子耶衆闕然一笑而止。

張幼于鳳翼有會試移期議一篇謂會試期太祖定于二月蓋謂金陵南北之中地在大江之南

得春爲先故定於二月取春之中今建都北京遠
三千里宜移在三月其利有五一在覲吏後從舟
可省雇費二便於雲貴士子三減衣裘防閒甚易
四膳錄無呵凍之苦五歸家無開河運舟之阻喬
壁星之疏止得其一而至金陵取中云云猶是臆
度之說

兵科瀛洲真像

廷試事畢兵科設宴延執事官看閣立本十八學
士真像一卷于志寧讚沈存中跋與近時所傳全

不同蓋真本也原藏山西蒲州監生魏希古家嘉
靖癸卯甲辰間希古攜入京崔都尉以千金購之
不得是時邊患棘希古條邊事竝以此卷封入意
圖進用世宗不好書畫所言邊事又無常疏入
不省謾以疏并此卷發兵科或言成祖得此卷
仁廟與漢主爭求之難兩與遂發該科可笑余辛
丑供事內庭草草一閱蓋已摹換非原本矣

會場支費

會場支費舊皆取之順天府宛大二縣裁數百金

民已不堪用亦不給弘治七年禮部尚書倪岳議
各省鄉試用度皆有羨餘請限數解部貯順天府
支用凡入百金以後費用日多正德九年尚書劉
春奏派加舊額三之二諸用以足

會試搜檢

會試原無搜檢官嘉靖己未御史建言欲厲其禁
尚書吳山持不可曰彼已歌鹿鳴而來矣隆慶二
年復有言者始設兩京鄉試亦如之然終亦不能
盡行其法也

密探狀元

先朝策士凡鼎甲 聖上多密訪而後定 英宗
己未科臨軒已擬崑山張和第一使小黃門密至
即識之以目胥真二甲第一拔施槃第一蓋慎重
如此一科之長文運所繫可不慎與至問周旋而
悞則天也

元會

天順以後我泐有六元會七元會聚散不常要之
常六人以上 呂閣老文懿公原 楊侍郎文懿

公守陳 楊尚書文 公守陞俱解元 姚太宰
文敏公夔會元 商閣老文毅公三元 南京吏
部侍郎范公理 副使胡公廷瑞俱解元 謝閣
老文正公遷狀元解元 謝修撰丕 兵部主事
楊質其以未第至者盧楷黃廷璽俱解元 內盧
楷入太學救祭酒刑讓陳鑑之任有名姚于酒中
贈詩云盧生倘儻才諒矣

詞識

本旻以成化庚子解元癸卯冬將赴春闈友人饋

懋堅者送之賦正宮謁金門詞云人艤畫船馬鞍
上錦韉催赴瓊林宴塞鴻聲裏暮秋天綠酒金杯
勸畱意方淡離情漸遠到京廷中選今秋是解元
來春是狀元拜舞在金鑾殿已而旻果魁天下

竝賜袍帶

豐學士熙弘治己未廷對初儼第一已易置第二
以倫文叙爲第一均賜狀元袍帶蓋異數也

倫氏之盛

倫文叙字伯疇頭顱大二尺許長身玉立以儒士

御史收遺才考遂中式舉會元狀元廣西全州舒
尚書應龍之子弘志儒士中第六其年試錄五策
皆用其稿次年丙戌舉南宮廷試上親拔一甲
第三倫以諫德卒年四十七舒不踰年卒年僅二
十餘皆可惜也倫之子以諒鄉試第一辛丑進士
官通參以訓會試第一廷試第二官祭酒以詵進
士官郎中父子殆占四元矣文敘以訓皆不滿五
十以詵六十五以詵年八十可見高科美官皆能
奪人壽矣

御筆再改

嘉靖戊戌行閣臣儼陸師道第一御筆改二甲
第五取袁煒第一煒南宮原第一既復改第三擢
茅瓚為狀元

失中三元

李九我庚午解元主考者瑤泉申少師即留為館
賓轉館於董宗伯家癸未李得會元申正當國宜
以狀元與之續商文毅之盛乃拔朱養淳國祚第
一而李居第二有意乎無意乎二公皆清品正未

可甲乙也

易水生

乙未春試前一日有舉子夢見冕服一人坐殿上
召之入試試目一紙有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翻
飛不定與易水生爭逐之爲彼先得及入會場第
一題是司馬牛問仁帝所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
元帝牛金所生合爲司馬牛恭默思道是詛言其
年會元湯霍林賓尹則易水生也

父子解元

史俊號柏菴涿州人中成化戊子解元官至副使
子道應正德癸酉鄉試以文字呈其父卽封一束
遺道令開榜後視之乃對一聯云二三千人中文
章魁首四五十年來父子解元道果解元後官至
總督兵部尚書國朝父子解元我淵謝木齋及
其子不他省亦往往有之

二酉解元

吾師蘇紫溪先生濬應癸酉試分考郭青螺夢虛
齋蔡先生介之入謁先師廟喜曰當有佳士如蔡

者發之乃先生牘也縣同言易同酉年選首同草
姓水名又同先生官憲長卒質行真修直可繼文
清之後在工部分考會試拔閣學李九我第一僉
浙江學政鑒賞諸生如逆觀差等人人奇駭今閣
學沈銘纘兄弟拔居第一二以余薄劣亦踵其次
凡二十年後魁元上選皆先生點墨之餘也

試官

永樂丁酉北京行部鄉試奏請考試官上命行
在侍講鄒緝侍講王洪主考賜宴于本部越二日

改命侍講王英出王洪爲禮部主事洪杭州人進
士任行人陞給事中以文學擢檢討修撰侍講洪
初有操守恒自負矜已傲物醉輒出忿語斥同列
以不得爲學士中懷怏怏嘗密疏誣學士胡廣其
父子祺爲延平府知府以罪死廣不當於實錄隱
其罪上察知子祺實卒於官遂不直洪至是請
鄉試官上命廣等擇人廣以緝洪對上從之
已受禮幣洪復密疏子祺事上曰此小人豈可
以在侍近命禮部追所受禮幣而改命英洪旣出

失措乃諂事尚書呂震方賓以求薦逢震等屢言
於上不聽洪飲恨未幾病死

翰林中有以少詹事爲會試正考復以尚書爲會
試副考者張惟信潮也事在嘉靖壬辰甲辰兩科
有兩主會考而復主鄉試京考者柯孟時潛也會
試在天順庚辰癸未兩科鄉試在成化改元乙酉
科

京考

嘉靖戊子用大學士張璁之議差京官主考不用
詞林皆科部寺及行人爲之其給事中不獨用於
浙江江西卽山東廣東四川雲南亦用之行止兩
科而止至萬曆乙酉戊子而後皆差京官乃用詞
臣三員或四員給事中亦同此數皆於浙江江西
福建湖廣而他省則用部寺以下或曰弘治甲子
各省亦用京官如王陽明主試山東是也舊制省
試考官皆監臨會同提調監試官自聘其年山東
巡按陸偁慈谿人陽明適起服入京便道聘之非
京差也

迴避

嘉靖癸丑會試禮部三堂皆有子入試不顯言迴避而托二王婚禮辭入院蓋亦事之相值也時左侍郎已往承天祭告乃允右侍郎之請而以吏部

侍郎程文德代

尚書歐陽德左侍郎孫陞右侍郎閔如霖陞之子鋌中代

制科盛際

永嘉江陵兩相公最得君最强悍其可恨處不少却有一件最得意處永嘉典嘉靖己丑試會元唐荆州順之狀元羅念菴洪先江陵典隆慶辛未試

會元鄧定宇以讚狀元張陽和元汴四人者何處得來且同道同心事座主不阿附亦不抗忤最為得體若天生此人以應二相之求而二相之目力亦加人數等矣成化丙戌會元章楓山懋狀元羅一峰倫人品最高冠絕前後其爵位之崇名實之相稱莫如成化乙未會元為王文恪鑿狀元謝文正遷可謂盛矣然比其柄用阨于奸臣不久而去文正又多晚年一出後則嘉靖之壬戌為會元王文肅錫爵狀元申文定時行相繼為首揆更勝十

前而因循否隔不得盡行其志文肅至以哭子併
命自來全盛之事似亦若造化所忌也

小座主

弘治乙丑楊石齋主考禮闈子升菴與俱時崔仲
鳧銑試卷分刑部主事劉武臣疑其深刻未錄升
菴見而奇之以呈石齋遂擢詩魁崔以小座主稱
焉時年十八子隨父入場且得搜卷分考官舍中
今可行否

考試得人

吾郡吳霽寰惟獄嘉靖丁未分考閱禮經得十人
爲張太岳居正官太師殷崇川士儋官少保陸五
臺光祖官太宰汪伯玉道昆官左司馬胡石門正
蒙以會元太常寺卿掌國子監事餘亦皆登臺省
監司其督學山東拔于穀峰太保于垂齟中其他
蕭岳峰太保而下凡東省顯人俱經獎拔奇奇霽
寰官至都御史

池州畢松坡鏘嘉靖癸丑分考閱春秋得十四人
殺禡馬乾菴自強官少保肥鄉張心齋學顏官大

司馬丹陽姜鳳阿寶官大宗伯仙居吳悟齋時來
官左都御史崑山顧觀海章志官少司馬松坡官
至戶部尚書

王尚書一夔羅文毅倫兩狀元皆尹直分考所取
尹官尚書學士

倫諭德文敘董文簡玘兩會元皆徐穆分考所取
倫仍狀元徐官止侍讀

王文恪整羅文簡記兩會元皆傅文穆堉所取

趙浚谷時春唐荆川順之兩會元皆廖鳴和分考

所取廖官左庶子

儲柴墟嚙陳瀾兩會元皆編修張柏厓所取

張官禮部尚書

袁文榮煒瞿文懿景淳兩會元我郡閔午塘所取

袁分考瞿鄉試第七閔官禮部尚書

顧會元起元趙狀元秉忠皆方中涵所取方官至

少師

是科戊戌余與方聯房同閱詩經乃兩元皆入其手顧卷方初擬在第五六間主考沈閣

學蛟門獨拔亦隻眼也

傳臚之謬

嘉靖十一年 上御殿傳臚諸進士皆集 闕門
一序班謬傳令儒服以進首名林大欽及諸進士
巾袍者百餘人次名孔天胤以更服止掖門外詔
問狀鴻臚卿王道中以為禮部失于曉諭 上切
責部臣奪司官俸一月禮部言已嘗先期揭示實
以序班妄傳遂致錯誤道中乃欲曲庇屬官厚誣
本部非朝廷設官相臨之體詔道中對狀切責而
宥之序班孫士約等下法司逮問大欽天胤等俱

免究

進士回籍

國初新進士日侍左右後放歸就學近日都允回
省觀甚便然嘉靖丙戌科辦事進士應禎等九十
餘人自以銓次尚遠乞如舊例放歸疏三四上有
詔切責禎等發身科甲不思以勤自厲練習政體
乃屢欲乞回自便已私大學士費宏代請終不允
大哉王言可以浚省

忠愍名次

楊忠愍公鄉試第二十一名乃嘉靖庚子科解元
謝一麟主考童內方而楚志以爲丁酉其歿也年
僅四十而志以爲四十二

遼陽試士

遼陽原附山東科舉嘉靖十三年因溺死多改附
順天以德州衛左所與遼之十七衛學相兌應試
者四百人是年甲午中九人次科八人又次科五
人以後漸減至一二人萬曆三十七年題准增額
五人以夾字編號待遼士其寄戶中式者不許圖
便遷徙違者黜革問罪

減補坊銀

嘉靖中倭患熾盛言軍興吏書吳鵬都御史鄢懋
卿乞減舉人坊銀及驛遞鋪陳船隻馬騾頭匹銀
兩之議後於舉人銀兩或許囑說入學童生或加
增長夫水手以補所減之數而士風民財所損多
矣

京尹黜卷

崑山張和往試南京時少保鄺忠愍公爲京尹有

授書惡張於公者大怒召諸應舉士歷驗之張故
有目疾與書所云合公乃言曰吾已得爲奸利者
然將寘之法邪將械送於鄉使終身不得舉耶蘇
人有滕塏者直前謂公曰公尹京廉平有爲人訛
敢爲奸利事顧毀人者多捏借公不究竟而卽治
之不亦中彼人秘計乎公曰爾言亦是但吾不可
以中止且試之悉出諸應舉士留和與所指增廣
生數十人命題以試和文先成公讀之良久曰文
體略似西江汝當是冒籍者和曰吾祖以來家崑

山不聞冒籍嘗從西江人學耳西江人者謂翰林
尹鳳岐也又讀良久乃曰姑去吾知所以處子矣
旣入場其舅湖廣參政沈餘慶時爲水部郎中俟
出卽與俱過虞衡主事吉水艾鳳翔誦所爲文虞
衡曰其文鬱暢而詳整當在首選旣而榜出不得
與其弟穆舉前列餘慶復與過虞衡虞衡曰吾誦
其文甚習請舉之遂爲誦初終場文不遺一字曰
以此而下第吾不知也蓋鄺公雖悟惡人構陷不
足信然竟黜其卷和退言儒者之學先治身心名

非所急且吾嘗自謂聰敏書過目頗成誦若虞衡一過耳不念吾何敢望哉遂去入山中多讀書永豐彭勛督學南京訓導張承翰首以爲言復應舉和以鄜公爲辭彭曰鄜已拜兵部侍郎矣及試而分考蕭聰以和所判禁止師巫邪術有執左道以惑人語謂無所據落其卷主考學士吉水錢公習禮侍讀雲間陳公恂覆閱詰問聰左道原自有本聰無以對因使於所落落卷朱勾以誌之蓋與和相同得舉者五人時正統三年戊午年二十七矣明

年與弟穆同試禮部穆舉第二人和廷試對策稱旨將賜狀元以目疾擢第二甲第一錢學士與諸老入朝嘗遇之指謂鄜公曰此目疾者張和也鄜曰吾昔爲京尹知盡吾職耳何有私哉少傅胡忠安淡爲禮部尚書欲迎和訓其子言於吏部尚書郭璉郭催往佯應曰諾而實不往蕭山魏文靖驥爲吏部侍郎私問故曰宗伯爲禮部首欲訓其子而使和自往耶魏告胡公胡擇日詣所居成禮始往未幾移疾還蘇以道義自高有叅將者禮致聶

先生大年學爲詩與之來蘇和慕聶先生名過其
寓叅將置和上座而處聶先生下和曰吾爲聶先
生來非爲叅將來叅將學詩於聶先生則先生爲
師而處之下此何爲者叅將方設供具拂衣去不
省又嘗與叅議趙會于故少保陳僖敏公家趙多
議人得失和正色曰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可
於無過中求有過一坐聳然

名先狀元卷

張黼上海人未第時嘗夢人語之曰汝名先狀元
覺而思之吾其殆第豈有登狀元先者及成化
丁未會試榜出名在二十而鉛山費宏二十一是
年宏廷試第一其幼也嘗夢神示府丞字莫測比
致仕果有府丞之命

閩中鼎甲

閩之鼎甲死於非命者自陳狀元謹而外又有龔
錡錡字台鼎建安人宣德庚戌科進士及第第二
已授翰林院編修坐累去官沙尤盜起爲大軍鄉
道至高陽里遇賊見殺錡博學善詩字體遒勁所

著有蒙齋十集此亦死難鄉官與錢鏞同而不聞
贈謚何耶又楊瑛亦建安人字希玉景泰丙子解
元天順庚辰進士庶吉士曹欽之變入朝遇害贈
編修其父傲原浙之江山人爲建安丞遂家焉

閩中定命

范春會稽人有文學嘉靖己卯場中謄真已畢手
試卷自校得意甚謂可取解元忽颶風驟攫去凌
空莫知所之投筆墨歎息而出曰命也後得長汀
守陸某徵文壽常道無常意者試以屬春

朝具草大歎賞用之

見而稱善知爲春恨相知晚者十
年程督府使者索餉千金從者七
閉館中申督撫以聞與人

高曆己卯南試題
禪中式主司嫌其
江陰武卿乃主司
承祚後壬辰中南
丙官魁梧奇偉人

戊戌科余在會場中取中一卷策有國楨二字與
余名同棄去陳如岡太史房中亦取一卷策有如
岡如陵字亦棄去成忠字太史丙辰分試取一卷
有基命宥密字同其名棄亦如之用詩書成句偶
同主司名號夫寧有意而巧值見阮豈非命乎
李于鱗子駒爲諸生王元美屬司理魏允孚因秋
闈之便拔之曰雖私亦公也魏許之入場錄七破
爲記後檢之絕不可得既定榜則李生卷委於櫃
下塵土中相歎息人各有命不可彊也駒未幾亦
歿無子

擬題決文

黃學士葵陽洪憲未試前擬科場題十中七八不
知何靈至此馮宗伯琢吾琦看時菽最精壬辰會
試門下士持卷來謁者決其中否皆驗并名次亦
不甚遠人以爲神又三年乙未來謁者亦如之所
決無一驗一人耳時又不遠何夔異至此豈看文
亦時有利有不利耶

傳題

春秋出傳題不知何始天順年間浙江場中摘一十六股配作一題頭緒茫然及刻程文簡略殊甚名雖搭題實則射覆學者認題一時與考官相左卽被黜落永嘉教諭雍懋上書言之命禮部議行至霍渭涯主會試止出單題余習此經甚以爲苦嘗館某家見一老生施姓名臣道者每至必挾新題一二索謝則俗所謂換比者是也如舊爲宰臣則易宰周公一時駭爲奇老生尋以貢入京館于某給事中所給事故春秋名家甚稱之其時復差京考競向給事乞題卽以老生所換者與之至有通場不記所司聊且備數者王給事士昌言之乃得少止貢士不久亦死

覆試得釋

天順壬午東平梁御史覲按河南試祥符得杜明卷稱賞是歲鄉試梁實監臨杜在高等劉僉事瑄與梁有隙因指杜及同榜袁江唐昭爲梁所私以奏併逮至京覆考其試卷入格乃得釋明年癸未會試河南鄉試通一榜獲第者止袁一人唐以乙

未杜以戊戌皆進士杜後授禮科給事中成化丙午憲廟爲皇太子納徵有旨取禮科庫貯寶鈔裝盒公偕諸給事開取之庫無一貫衆愕然失色曰鈔非吾濟所收必須挨究已往陞調去任者公曰挨究前僚法之正也有誤大婚伊誰之責乃奏曰本科庫貯寶鈔年久沓爛不堪裝盒請下戶部行寶鈔局選取直挺新鈔送庫備用上允之於是大婚禮成而前僚得免

場後口語

科場被論前爲戊子繼爲庚子後爲壬子或以關節或以文體嘉靖籍之搜爲甲子景陳王之奏爲丙子豈子有不利乎丁酉北亦被論然意不在科場借以傾焦弱侯者弱侯一降便息

代筆

代考之弊不直生童正統二年考試明經儒士與科給事中金昭伯擅入午門欲代所親爲文筆擬贖杖還職上以侍官所行如此豈可任職

遂黜為民未幾給事中吳繪又犯此禁枷示長安門三月戊邊近日有舉人代考者正無足怪也

斷么絕六

乙卯年南場中有魚見於圍魚水族也水至潔也而汙穢至此又見於場中此文明失位之象次年

丙辰會試沈同和以代筆中第一名代筆者趙

陽中第六名吳江人事發按問並罪除名

水國遂應其山亦一語曰蘇州人

會錄斷么絕六

爾特以館穀落其度中余見代筆者數人

異所謂有幸有不幸也似且未減

自制義盛行凡大家必延名士為師友教子

聖人復起亦不可廢居常譚文課藝一遇考試同

坐商量職也亦情也勢也余少年館穀餬口有

大家邀致甚力將赴之先君子獨否曰一入其中

即以文字受役不可推不可拔矣固辭之觸怒

有解者且以明年為期乃得免其年戊子中式

今追思先君子其殆聖乎凡貧士有文章名者宜

於此際深思趙之覆轍可鑒亦可憐也

齧筆

二秀才俱春秋有名相善秋試前夕同榻一坐俛睡熟密取彼生謄真之筆悉嚼去其穎明日抽用已盡秃大驚取起草者姑代則濕漚如帚乞諸隣又皆堅拒慟哭欲棄卷出倦而假寐有神拊其背曰起起寫寫既起視筆依然完好執之且疑且寫既畢仍秃筆也交卷至二門一生在焉迎問曰試文稱意否謝曰無之但得完卷耳其人面發赤

出宿於別所明日其名粘出不得終試秃筆生鬼
選聯第

常服入試

安福劉師泉先生邦采以諸生外艱不出嘉靖七年督學趙淵檄之入棘疆起應命及門遙望趙尚未下席卻步不進趙亟起延之先生以棘闈故事令諸生脫巾露體非待士體不願應於是御史儲良才令十三郡諸生並以常服入免其檢察是秋先生中式後官郡丞以理學名卒時若有所遇奇

秘不言嗟乎當時士風如此待士如此今不可再見矣

各省監臨

鄉試監臨非制也自御史顯差乃任其事立其名

余庚子典閩試偶缺御史二司問云無其人亦當

存銜余曰祖制只藩司提調臬司監試兩京則

京兆提調御史監試監臨之名御史在各省科場

重事自當作主今既無其人有諸公在何藉此為

且對君上詎宜填空銜二司唯唯以後缺御史

皆從此例至乙卯貴州偶缺則都御史張鳳皋鳴

鶴入闈代監臨事

余以戊子中式其年蕭翰撰良有胡都諫汝寧典

試將至御史以八月初二日憂去巡鹽章中缶邦

翰代監臨事駐松江迎之尚未至二公泊驛前藩

臬往迎辭不肯上都御史滕少松伯輪自至乃上

皆一時權宜之計也

文武宴

恩榮宴命武大臣主席與閣老部院三品正堂皆

上坐嘉靖丙辰郭勛蒞事禮部分左右列勛上疏
爭之得旨如舊規行比坐仍左右列勛再疏

上切責禮部改正夫禮部其有意抑勛乎抑舊無此
規而勛以意爭也主席者執爵迺鼎甲三人酒禮

部尚書為主下坐

武舉宴以大學士主席武大臣讓尚書坐其下郭
勛引團營例以爭上竟從之

陸武惠掌錦衣世廟丙辰年求與進士宴
二品文臣之末是時陸已加太保富貴極矣而有

席在上者勳臣壓首武臣尾之陸亦何榮

試院

京師試院改舊禮部爲之乃正統年間事南京試
院乃錦衣衛指揮紀綱沒官舊房地下時有甲馬
聲景泰五年府尹馬諒奏請改立以前皆於武學
借用搭蓋苦舍耳然試院雖改其中搭蓋如故萬
曆五年御史陳王道始易以木

浙江試場原與杭州府學相連天順間以守臣奏

士子累有作弊改於城東廢倉隙地也寬敞雄偉
甲天下舊用木舍萬曆壬子御史李邦彥改易以
甄永絕火患

恩貢

穆廟登極各省開貢取士提學爲政浙中出論題云
唐始策貢士於洛成殿衆謂此題合時極佳然乃
武舉事遂爲廷試之始以儼太平有道天子甚不
倫而又用之省試可乎是年居首者山陰朱應乃
金庭相國之兄後登進士官主事卒

武試

長安二年初設武舉其制有長塼馬射步射平射
不同射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此武科之始亦
武舉事然今之武科初場馬射二場步射三場試
策論步射中二箭馬射中四箭卽入格嘉靖初年
兵部侍郎楊廷儀所定廷儀乃石齋之弟尚書彭
澤因而奏請允之其制大簡謂宜於馬槍翹關之
外廣其目如刀劔干盾之類皆取可也

進士中制

進士科起於唐其數至少沿於宋至多亦無定期
唐則許薦韓昌黎文集可考未幾有禁 國朝酌
其數最得中制而其禁甚厲蓋 祖制之失多矣
獨此尚存公道可屑越乎

焚私書

唐錢徽拜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渾之
學士李紳以周漢賓並誘徽求致第籍渾之者憑
子也多納古帖祕書於文昌皆世所寶徽不能如
二人請自取揚殷士蘇巢巢者李宗閔壻殷士者

汝士之弟皆與徽善文昌怒方帥劔南西川入辭
卽奏徽取士以私紳及元稹知狀時稹與宗閔有
隙因是共擠其非有詔王起白居易覆試而黜者
過半遂貶徽江州刺史汝士等勸徽出文昌紳私
書自直徽曰苟無愧於心安事辨證邪敕子弟焚
書而行

路巖親吏邊咸用事富與巖敵有郭籌者相善其
議事以書相示則焚之今寫書曰乞火之蓋祖此
近時有鄉士大夫某與郡太守契密還往書尾云

乞擲還蓋以火之猶未可信必還而後可其書誤
投於余復封固返之夫祕密設策而曰擲還則渠
二人不能自信而況他人爲之一慨

王老陳少

陳通方閩縣人貞元十年第四人及第少年氣銳
與相國王播同榜時播年五十餘通方戲拊之曰
王老王老奉贈一第言日暮塗遠同贈官也播諭
其意答曰陳少陳少切莫發惡謂其爲惡少也播
後人相通方因之仕宦不達以困躓終而播亦竟

罕樹立云

宋制科

宋制科分五等上一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能
中選者皆第四等惟吳正肅奎嘗入第三等後未
有繼者至嘉祐中二蘇皆入三等已而子由以太
直考官胡武平駁送降第四等

馮京

宋三元馮京字當世產於廣西宣平之龍水入門
拜相山祖墓在焉幼流寓入藤有讀書故址後貫

籍武昌發解慶曆間與羣士計偕禮部賦無逸爲
元龜廷試賦蓋軫象天地皆第一歷知樞密院載
我明一統志中好事者高其名行轉相傳致私以
爲邦邑重遂紊其世焉或曰藤人或曰江夏人或
曰鄂人

陳氏兄弟

陳宜中以宋朝狀元宰相國亾逃於占城而其弟
自中守分水關戰敗不屈死何不令此人及第而
歸其兄耶然逃亦勝於降矣自中有子萍兼文武

官人司徒天亦有以報之矣孫達司經正字辭官
復召爲翰林學士不起 國初被薦亦不應及得
病却藥弗御而卒

蔡傳進士

福建僊遊縣有蔡傳二姓宋時各中進士二十五
人蔡以忠惠顯傳至蔡京父子煽惡凶終惟傳氏
自如後多聞人

進士書榜首

元時及第第二者亦稱狀元蓋其時第一必蒙古

人以中國人居第二故中國自以狀元稱之其餘
進士係中國人者亦曰某人榜進士皆第二也諸
公多致疑或曰從俗所稱或曰訛殆未之究耳如
李黼榜進士黼亦第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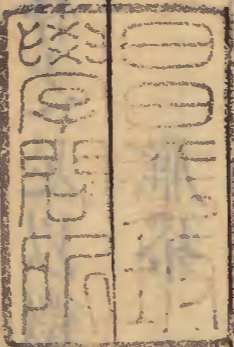
唐宋人無有書狀元於已官銜之上者逮元猶然
獨會稽楊維禎廉夫當元季書李黼榜進士至刻
之印章蓋黼死節之臣廉夫書之者欲自附於忠
節之後其意固有在且與黼相知不忍忘也後之
人乃有效廉夫故事書朱文公爲王佐榜進士謂
佐足爲文公重乎惟志書宜用此法蓋一榜之首
存之足以徵信也

雁塔

塔乃咸陽慈恩寺西浮圖院也沙門玄奘先起五
層永徽中武后與王公捨錢重加營造至七層四
周有纏腰唐新進士同榜題名于塔上有行次之
列唐韋杜裴柳之家兄弟同登亦有雁行之列故
名雁塔唐自祿山兵後龍池水涸庚子辛丑歲始
引龍首渠水灌池許人占修亭榭至壬寅池水漲

澄四無映帶唯見雁塔影倒蘸于池中遊觀者無
數我亦明因之中鄉試者仍題名于上

雨中冷靜集凡啜茗院遇
此卷仲春望公鑑記



此卷仲春望公鑑記

終

7

